

古
今
治
平
畧

古今治平畧卷之十二

豫章

朱

健子強父著

弟

朱

傲子美父訂

武林門人鍾

鉉霜鳴父駸

雜征篇

下

歷代山澤之征

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之
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
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樹穀也

戈矛之所發也。刀鍛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太山禪於梁父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荒而樹之。吾謹逃其爪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

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數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屍滿野。此見戈之本也。周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輪材不祭。春秋之斬木不入禁。凡竊木者有刑罰。若

祭山林則爲主而修除且蹕若大田獵則萊山之野
及弊田植虞旗於中致禽而珥焉澤虞掌國澤之政
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於王
府頒其餘於萬民若大田獵則策澤野及弊田植虞
旌以屬禽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
之於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
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林衡
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
若斬木材則授法於山而掌其政令川衡掌巡川澤

之禁令而平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祭祀賓客共
其川奠廿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屬禁以守之
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角人掌
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以量度受之以供財用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
山澤之農以當邦役之政令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
爲搏十搏爲縛掌葛掌以時徵絺絺之材于山農凡
葛征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權度受
之掌染掌以春秋歛染草之物以權量受之以待時

而頒之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價揭之。掌其藏。與出以待典功之時。頒絲于外。內上皆以物受之。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于國家者。春令爲阱。獲溝瀆之利于民者。秋令塞阱。杜獲禁山之爲苑澤之沈者。祚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今。刑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凡攻木者。掌其政令。雍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

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掌○凡○殺
草○之○政○令○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
春○秋○獻○獸○物○時○之○則○守○罟○及○罟○田○令○禽○注○于○虞○中○凡
祭○祀○喪○紀○賓○客○其○其○死○獸○生○獸○凡○獸○入○于○腊○人○皮○毛
筋○骨○入○于○玉○府○凡○田○獸○者○掌○其○禁○令○囿○人○掌○囿○游○之
獸○禁○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其○其○生○獸○死○獸○之○物○塲
人○掌○國○之○塲○圃○而○樹○之○果○蔬○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
之○凡○祭○祀○賓○客○其○其○果○蔬○享○亦○如○之○魚○人○掌○以○時○魚
爲○梁○春○獻○王○鮪○辨○魚○物○爲○鱸○麇○其○王○膳○凡○祭○祀○賓○客

喪紀共其魚之鱉鼈凡漁者掌其政令凡魚征入于
王府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籍魚鼈龜蜃凡墾物春獻
鼈唇秋獻龜魚祭祀共麋羸蜺以授醢人掌凡邦之
籍事大畧山澤之利先王以來未嘗禁民自取之也
是故古之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而九洲山川澤藪
之名皆職方氏之所掌至於山林川澤之利害有可
與諸侯國共者則命山師川師辯其名而頒之使致
其珍異之貢而已夫不封以山澤之大者所以弭諸
侯之侈心而謹天子之守地也必頒以山澤之利者

將以示諸侯之公心而均天下之利源也。先王以畿外山澤尚爲之織悉區畫而况畿內之山澤乎。大抵山林川澤民之所取財用利至溥也不公其財則是山海天地之藏而爲一人之私有是與民爭利也不爲之禁則是山澤國家之寶而聽百姓之自取是縱民趨利也。先王不與民爭山澤之利亦不縱民趨山澤之利是以太宰以九職任萬民而五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則是官不得私也。至地官之屬則有山虞令萬民以時斬材澤虞頒其餘於萬民田獵者得以授

迹人之令。取金石玉錫者。得以受北人之圖。羽翮齒
角之物。皆山澤之農所得。取絺綌草貢之材。皆山澤
之農所得。爲以至染草灰炭。疏材互屨之物。皆山澤
之民所得。有也。此之謂與民共財。既而太宰又以九
賦。歛財賄。而五日山澤之賦。則是民不得擅也。至地
官之所屬。山虞則掌山林。而爲守禁。林衡則掌巡林
麓之禁令。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澤虞則掌國澤。而
爲厲禁。川衡則掌巡川澤之禁令。以至執犯禁者。而
誅罰之。迹人則掌邦田之地。爲厲禁。而守之。廿人則

掌金石之地爲厲禁而守之。齒角羽鬪以當邦賦。則
角人羽人欽之。絺紵草材以當邦賦。則掌葛欽之。以
至掌炭掌染草掌荼掌蜃之屬。無不以時而徵其物。
也。此之謂禁民趨利。蓋古者鄉遂之民皆爲農。農皆
受田。田皆出賦。惟知有田之可業。不知有利之可趨。
獨爲山澤之民不專資田畝之業。以爲生。往往資山
澤之利。以爲業。利多而民必競。末重而民必輕。故先
王旣許之以共財。而必禁之。使不至於趨利以逐末。
二者並行而不相悖。此其所以無曠土而無游民歟。

後春秋時魯隱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財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拔旅，歸而飲，至以數。卒實昭，文章辯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君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

也。公曰：吾將畧地，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齊桓公問于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之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爲天下也。共工之玉水處，汁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監制天下，至于黃帝之土，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燒山林，破燔藪，焚沛澤，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于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禹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譽，以大夫隨之。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武。

之皮卿大夫豹飾列大夫豹縈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于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天笑陽也壤笑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教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

耳也。色者所以守人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家之至機也。謂之國機。故當時鑄山煮海，縮山澤之利而國富饒。後至景公之時，征歛煩重，民多怨咨。公嘗患疴不瘳，梁丘據請誅祝固、史豎公，問晏平仲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闕，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歛無度。宮室口更淫亂，不違內寵之妾肆。」

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
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耶攝以東姑
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
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
毀闕去禁薄歛已責蓋三代之時服食器用下之貢
獻有程上之用度有節未嘗多取于民後之言利者
始以爲天下山海之藏上之人當取其利以富國而
不可爲百姓豪強者所擅其說發于管仲而盛于桑
弘羊孔僅之徒然不過曰鹽曰鐵則以其適于民用

也。至金爲天地之秘寶，而歷秦迄漢，獨未聞有征權之事。漢法民私鑄鐵者，伏左趾，博育使郡國矯詔令民鑄農器者，罪至死。鐵官凡四十郡，而不出鐵者，又置小鐵官，偏于天下，獨不聞有犯金之禁。夫鐵至賤也，而權之折秋毫，金至貴也，而用之如泥沙，然則國家之征利，果無資于金耶？卽貨殖傳所載蜀卓氏、山東程鄭、宛孔氏、魯內氏，稱爲尤富，然皆言其擅鐵冶之利，而未聞有藏金之事。然則豪彊之致富，亦不繇于金耶？上下之間，好尚如此，蓋猶有古人不貴難得。

之貨之遺意云晉南渡以迄梁陳大抵嶺外酋帥因
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于鄉曲者朝廷多因而
署之以收其利宋孝武大明初揚州刺史西陽王子
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焯
山封水保爲家利自頃以來頽弛日甚富强者兼嶺
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寔
害治之源弊爲政所宜去絕宜損益舊條更申恒制
有司檢詔書占山護澤強盜律論賊一丈以上皆棄
市尚書左丞羊希以壬辰之制過于嚴刺事既難遵

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嗟怨今更看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常煥燧種養竹木雜果爲林及陂湖江海魚梁鱉菁場常加功修作者聽不追奪官品第占項畝皆依定格條上貲簿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木土一尺以上並計賦依常盜律論停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南齊王敬則爲會稽太守會土邊帶湖海民丁無士庶皆保塘役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許斂爲錢送臺庫以爲便宜上許之竟陵王子良啓曰

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
訂直民自爲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修改若乙限堅
完則終歲無役今郡通課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
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泄散害民損政實此爲
劇唐凡金銀鐵錫之冶一百八十六陝宜澗饒衢信
五州銀冶五十八銅冶九十六鐵山五錫山二鈔山
四汾州礬山七貞觀初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
州銀坑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帝曰朕之所乏者
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嘗進一賢退

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欲以桓靈侯我耶乃黜萬
紀麟德二年廢陝山銅冶四十八開元十五年初稅
伊陽五重山銀錫天寶五年李林甫爲相謂李適之
曰華山有金鑛采之可以富貴主上未知也他日適
之因奏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又知之但華山
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
爲愛已薄適之慮事不熟適之自是失恩德宗時戶
部侍郎韓洄建議山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皆隸監
鐵使元和時天下銀冶廢者四十歲采銀萬二千兩

銅二十六萬六千斤鐵二百七萬斤錫五萬斤鉛無
常數二年禁采銀一兩以上者笞二十遞出本界州
縣官吏節級科罪開成元年復以山澤之利歸州刺
史選史主之其後諸州言利以自殖舉天下不七萬
緡不能當一縣之茶稅宣帝增河湟戍兵衣絹五十
二萬餘匹裴休請復歸鹽鐵使以供國用增銀冶二
鐵山七十一廢銅冶二十七鉛山一天下歲率銀二
萬五千兩銅六十五萬五千斤鉛十一萬四千斤錫
萬七千斤鐵五千三萬二千斤宋興金銀銅鐵鉛錫

之貨凡諸金產金有五曰商饒歙撫州南安軍產銀
有三監曰桂陽鳳州之開寶建州之龍焙又有五十
一場三務產銅有三十五場一務產鐵有四監十二
冶二十務二十五場產鉛有三十六場務產錫有九
場產水銀有四場開寶三年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
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侵削下益抗蔽每念茲事深
疾于懷未能捐金于山豈忍奪人之利自桂陽監歲
輸課銀宜減三分之一太宗至道二年有司言鳳州
山內出銅卅定州諸山出銀鑛請置官置掌其事上

日地不愛寶當與衆庶共之不許金銀銅鐵錫之冶
總二百七十一皆置吏主之然大率山澤之利有限
或暴發輒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其費而歲課不
足有司必責王者取盈仁宗英宗每下赦書輒委所
在視冶之不發者或發冶或蠲王者所負歲課率以
爲常而有司亦輒從之無所吝故冶之興廢不常而
歲課增損繫焉皇祐中歲得金萬五千九十五兩銀
二十一萬九千八百二十九兩銅五百一十萬八百
三十四斤鐵七百二十四萬一千一斤鉛九萬八千

一百五十一斤錫三十三萬六千九百九十五斤水銀二
千二百一十斤其後以赦書從事或有司所請廢冶百
餘既而山澤興廢至治平中或增冶或復古者總六
十八是歲視皇祐金減九千六百五十六銀增九萬
五千三百八十四銅增一百八十七萬鐵錫增百餘
萬鉛增二百萬獨水銀無增損又得丹砂二千八百
餘斤今之論次諸冶以治平中所有云天聖中登萊
採金歲益數千兩帝命獎官吏王曾曰採金多則背
本趨末者衆不宜誘之景祐中登萊民饑詔弛金禁

聽民自取後歲豐然後復故八年知熙州王詔奏本
路銀銅坑發詔令轉運市易司共計之以所入爲熙
河糴本七月詔近坑冶坊郭鄉村并淘採烹鍊人並
相爲保保內及于坑冶有犯知而不糾或停不覺者
論如保甲法坑冶國朝舊有之官置場監或及承買
以分數中賣于官舊例諸路轉運司本錢亦資焉其
物悉歸之內帑崇寧以後廣搜利穴權賦益備凡屬
之提舉司者謂之新坑冶用常平息錢與利錢爲本
金銀等物往往皆積之大觀庫自蔡京始也政和間

數罷數復。然告發之處多壞民田。承買者立額重。或舊有今無。而額不爲損。政和間。臣僚言諸路產鐵多。民資以爲用。而課息少。請做茶鹽法。權而鬻之。于是戶部言詳度官置爐冶收鐵。給引召人通市。苗脉微者。令民出息承買。以所收中賣與官。毋得私相貿易。從之。先是元豐六年。京東漕臣吳居厚奏。徐鄆青等州歲置軍器。及上供簡鐵之類。數多。而徐州利國萊蕪二監歲課鐵少。不能給。請以鐵從官興煽計。所獲可多數倍。詔從其請。自是官權其鐵。且造器用以鬻。

於民夫以天地之間顯昇坑冶而屬吏貪殘積成蠹
弊諸處檢踏官吏大爲民殃有力之家悉務辭遜遂
至坑源廢絕鑛條湮閉間有出備工本爲官開浚原
佃之家方施工用財未享其利而譁徒之脅甚至黥
配佑籍寬無所訴此坑冶所以失陷也

國朝山澤之征

皇○明○國○初○取○用○諸○課○皆○因○各○處○土○產○若○金○有○常○例○
礬○鐵○水○銀○銅○錫○有○常○額○至○于○銀○礬○珠○池○間○或○差○官○暫○
取○隨○卽○封○閉○馴○至○今○日○令○更○加○嚴○洪○武○七○年○命○置○
鐵○冶○凡○一○十○三○所○時○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
鎮○地○產○鐵○元○時○嘗○于○此○署○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
等○八○冶○爐○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餘○萬○斤○請○如○舊○置○
之○上○日○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
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通○而○有○益○于○

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于民。今各冶鐵數尚
多。軍需不_○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是
又欲驅萬五千家于鐵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近臣
有進言山東舊有銀場可興舉者。太祖曰銀場

之弊我深知之。利于官者少而損于民者多。况今凋
瘵之餘。豈可以此重勞民力。昔人有拔茶種桑。民獲
其利者。汝豈不知言者慚而退。二十年廣軍前衛老
校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銀礦。前代皆嘗採取。歲收
其課。今錮閉已久。若復採可資國用。上謂侍臣

曰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利民爲心好利者以戕民爲務故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賊也朕嘗聞故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又民力消耗一州之人率受其害蓋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民歲課成額徵收取無已有司貪爲己功而不肯言朝廷縱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爲戒豈宜效之臨淄縣丞王基言乞發北海之藏以通寶路

太祖召而詰之曰汝云發山海之藏須人力乎自發乎况發之未必得而勞莫甚焉昔唐太宗

罪權萬紀爲其言利而不進善也。汝之言果導人君以善乎。遂黜之。永樂十年廣西河池縣民言縣有銀礦大發長沙府民言其鄉產銅發民採煉可獲厚利。成祖曰獻利鬪僥倖者小人也。國家所重在民不在利。皆斥之。通政使趙葵奏山西民言介休出五色石可爲器用。上曰此倖覲小人不可聽。數年兵革災患百姓困苦未得寧息。今又可以此重困之乎。官府求一物卽百姓受一害。况此石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用不許。仁宗登極學上楊士

奇聞折薪司賦棗于山東河南以供宮中香炭之用
至八十餘萬入將奏之時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

上望見士奇謂蹇夏曰新華蓋來必有說試共聽之
士奇言 恩詔甫下兩日折薪司傳 旨賦棗八十

萬民何以堪 上喜曰固知學士必有說卽命減其

半 仁宗嘗謂工部臣曰古者土賦隨地所產不

強其所無比年如丹漆石青 類所司更不究物產

之地一槩下郡縣徵之郡縣逼迫小民鳩歛金幣詣

京師博易輸納而商販之徒乘時射利物價騰踊數

十倍加有不肖官吏夤緣爲奸計民所費朝廷得

其千百之什一其餘悉肥下人今宜切戒此弊凡合

用之物必于出產之地計直市之若仍蹈故習一槩

科派毒民者罪不宥初大內西湖受房山之水流

經城南出注海子凡三十餘里官常往來遣人巡視

禁民不得取魚而並緣爲姦者其旁近之草及漕船

之水民皆不得取至是上命吏部悉罷之謂尚書

蹇義曰古者山澤之利皆與民共之朕之心凡可推

以利民者雖府庫不吝况山澤所產哉仁宗以

京師人衆而蕘薪嘗採于數百里外詔居庸關以東與天壽山相接宜禁樵採餘聽人採勿禁宣德元年錦衣衛力士竊且言山西中條山產膽礬乞令有司採進上曰膽礬何切于用使民耕則有粟充饑桑則有帛禦寒礬如山積何益饑寒乎若礬可利民聽其自採上諭工部尚書吳中等曰朕聞陝西去歲薄收軍民艱食而脩襄陵樂平二王府漢中運茶及採紅花茜草之類皆用民力今東作之時何暇及此宜遣人馳驛諭所司姑停止所遣人令還京

二年正月綿竹民奏世以採捕爲業歲辨麋皮初地

荒林密人少獸多採納常足今以屯戍廢地皆爲良

田獸少捕之難得歲久通多乞賜寬恤上諭吳

中曰田野闢人民衆多此美事也雖羽毛齒革以資

國用若果難得理當除減不宜以此困民三年上

聞廣東都司言番禺民有私取礪砂煮之可得白金

鉛錫請官開冶命巡按御史同三司官開驗因謂

尚書夏原吉曰朕料鉛砂之烹所得無幾若果有厚

利置冶烹煉豈待今日彼小民或竊取以求毫末之

利無足怪朕已宥之不問其 令有司悉填坑洞免
民逐末之弊四月戶部奏內府供用庫歲川香獵銀
硃凡三萬餘斤當下郡縣支錢辦之 上曰所買太
多侈其會稽可省者省之其開買物支官錢近時爲
有司尅減屢有告訐者必令從公毋蹈前弊福建尤
溪縣銀屏山自 永樂間縣民朱得立開採納銀
宣德間設官局後奉 詔罷局封坑而坑首額戶猶
照舊納銀布按二司以爲言 英宗曰生財有道
不在坑冶况厲民以爲益乎其卽罷之初 洪武間

福建各場歲課銀二千六百七十餘兩浙江歲課二
千八百七十餘兩 永樂間福建增至三萬二千八
百餘兩浙江增至八萬二千七十餘兩 宣德間福
建又增至四萬二百七十餘兩浙江又增至九萬四
千四十餘兩自是地方竭而民不堪矣 英宗初
卽位下詔封坑冶民大蘇息至是有盜礦脉相聞殺
者福建藩臣各言開銀場則利歸于上而盜無所容
事下二處三司議奏曰開場雖一時之利然凡百器
具皆出民間恐有司橫加科歛人心搖動其患尤深

爲今之計莫若責官典守嚴禁加捕則盜息矣。朝
廷是其言而刑科給事中陳傳復請中貴與言利之
官相與附和乃命戶部侍郎王質往經理令福建
歲課銀二萬一千一百二十餘兩浙江歲課四萬一
千七十餘兩蓋比宣德時減半而比洪武時已
十倍矣至于內外官屬供億之費殆過公稅于是豪
猾貪利互相殺奪遂使鄧茂七葉宗留之徒乘勢作
亂至正統十四年王師戡定民始安戢成化十
年時內費日侈帑金漸乏乃命寶慶等府武陵等

縣開原額金場淘煎以進巡撫等官命所屬十二縣
開二十二場歲役民夫五十五萬有奇而武陵之民
傷于蛇虎死于大水者無算僅得金三十五兩巡撫
等官奏工多金少徒害生民請有司取贓罰銀易金
應用從之 嘉靖中備新禮祀兼造方丘朝夕壇大
禮須珍寶青黃玉屢行採取奉行者耗庫藏不貲至
萬曆二十五年二殿災大工並作經費浩煩 上用
指揮千百戶王允中鄭一騏等言分遣內臣陳奉
等往湖廣浙江雲南山東等處開採礦銀屢旨不

許擾民內臣不能遵守信任群小抑勒酷詐而陳奉尤甚至叅逮分巡僉事馮應京因激變地方殺傷多命百姓誼譁甘心于奉奉避匿楚府得免又疑撫臣支可大庇護焚燒都院公廨科道連章奏請未下尋以湖口征稅太監李道奏始令撫按差官伴送陳奉回京處分而以守備內官杜茂兼理礦稅時又有以浙江土產回青獻者事下礮監劉忠委官搜索金華之東陽紹興之新昌衢州之江山所至騷然時儒士程守訓假開採之名所至乘傳橫索民財陵轢州縣

言官交章論奏守訓及誣奏按臣云嗣

神宗廉

知其弊漸就停寢

歷代茶權

周官掌茶掌以時聚茶以共喪事蓋未始取之以爲利如後世之不徵茶而稅其值也嗣是漢魏以來俱不入征自唐德宗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爲常平本錢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詔亟罷之及朱泚平佞臣希意興利者益進貞元八年以水災減稅明年諸道鹽鐵使張滂奏出茶州縣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稅其一自是歲得錢四十萬緡然水旱亦未採之也穆宗卽位兩鎮用兵

希藏空虛禁中起百尺樓費不可勝計鹽鐵使王播
圖寵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江淮浙
東西嶺南福建荆襄茶播自領之兩川以戶部領之
天下茶加斤至二十兩播又奏加取焉右拾遺李珣
上疏諫曰權率起于養兵今邊境無虞而厚歛傷民
不可一也茗飲人之所資重稅則價必增貧弱益困
不可二也山澤之饒其出不訾論稅以售多爲利價
騰踊則市者希不可三也其後王涯判二使置權茶
使徙民茶樹於宮塲焚其舊積者天下大怨令狐楚

代爲鹽鐵使兼權茶使復令納權加價而已李石爲相以茶稅皆歸鹽鐵復貞元之制武宗卽位鹽鐵轉運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榻地錢故私販益起大中初鹽鐵轉運使裴休著條約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論死長行游放茶雖少皆死雇載三犯至五百斤居舍僮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園戶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園失業者刺史縣令以縱私鹽論盧壽淮南皆加半稅私商給

自首之帖天下稅茶增倍貞元江淮茶爲大模一斤至五十兩諸道鹽鐵使于棕每斤增稅錢五謂之剩茶錢自是斤兩復舊宋于江陵淮南官爲場置吏以榷茶放鹽法具令民私蓄商盜販皆有禁而令以苛煩置榷茶務凡六官自爲場置吏總之曰山場十有三州軍采茶民皆隸焉曰園戶歲課作茶輸租餘官爲市之先受錢而後入茶曰本錢又民歲輸茶折稅賦者曰折稅茶民有茶者售于官官給其日用日食茶商賈貿易入錢若金帛京師榷貨務以射六務十

三場茶給茶券隨所射與之曰交引雍熙用兵令商
入芻粟塞下酌地遠近爲之直給之交引以茶償端
拱三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茶鹽
于江淮後又益以東南緡錢香藥犀齒謂之三說而
塞下急兵食欲廣儲備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
實利人競趨焉後虛估益高茶益賤入實錢金帛益
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急
售錢得券則轉鬻之商若京師交引鋪茶商及交引
鋪得收蓄貿易以射利券以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

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復趨邊以頓乏茶法日大壞
三司使丁謂歎以爲邊糴纔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
十餘萬茶利盡歸之豪商大賈也天聖初三司使李
諮言淮南十三茶場歲課五十萬緡天禧五年纔二
十三萬緡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五萬五千爲實錢
僅十三萬緡除九萬緡爲本錢歲入息僅三萬餘緡
而官吏廩給雜費不與焉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
三說行帖射法以十三場本錢爲定中估使商與閭
戶自相交易而官收其息如舒州羅源場茶斤鬻錢

五十有六官不復給本但使商輸息錢三十有一而
聽其所指地分得給券通行爲左驗以防私售故有
貼射之名若歲課不盡官市之如舊其商人如芻粟
塞下者度地里遠近卽實糧量增直給券徑至權貨
務立價以緡錢不給茶謂之見錢法大率筴茶與邊
糴各以實錢出納絕虛估之弊豪商大賈不能爲重
輕而煩費頓省已論者言邊糴償見錢恐府藏不繼
詔遣官行視諮等條新舊法歲入課上二府兩府大
臣言計新法所省及增收歲爲錢六百五十萬異時

邊儲不給今多者四年少者有二年之蓄而東南茶亦無滯積之患推行新法功緒已見蓋積年侵蠹之源一朝閉塞商賈利於復故欲有動搖而論者不察助爲之說也詔有司榜諭論者猶不已竟罷行久之官給本錢券直不平入中者寡公私兩失其利而通商之議起矣景祐中葉清臣疏言山澤之產天所資以惠民者也封閉置吏隨處立筦已非天佑黎元之意既奪其資又一切官爲之禁而黥流日報豈不過甚也哉卽令有厚利重資能佐國用聖仁隱恤猶將

矜赦况度支爲費甚大、權易所收甚溥、而剝削園戶、以奉商使朝廷有聚斂之名、官曹滋虐濫之罰、爲國者亦何利於此、建國以來、法用數改、皆商吏協計、倒持利權、幸在更張、倍求其美、臣竊嘗校茶利所入、以景祐元年爲率、除本錢外、實收息錢五十九萬餘緡、又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歲課亦祇及三十四萬緡、而茶商見通行六十五州、軍所收稅錢已及五十七萬緡、若令天下通商、祇收稅錢利自數倍、諸權務山場及食茶之利盡可籠取、又况不費度支之奉不置、

惟易之官不興。牽運之勞不濫。徒黥之辟。臣竊意生民之弊。有時而窮。而盛德之事。俟聖不惑也。議復。卻不用。嘉祐中。權茶法益弊。園戶困於征取。陷罪戾。破產逃匿者。歲有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收稅所在。征筭歸。推貨務。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寬民力。時富韓並相。下三司議行之。弛舊禁。通商歲收租錢三十萬八千有奇。與諸路本錢悉儲以給邊。于是天子下詔。言自茶禁行。民被誅求之困。官受濫惡之入。私藏

盜販者繁而刑辟滋有是以百十年江湖幅員數千里爲陷窅以害吾民也朕甚悼之官遣使就問皆歡然願弛權而歲以率輸官其著令弗復更然議者藉藉言往茶戶摘山者受錢于官今困于輸錢錢不時入則刑隨之商賈利薄販鬻者少經費日蹙爲不便搖奪之然更制簡易官坐收權利而民便貿易以無抵于罔禁也可謂交利矣熙寧中制置條例司始經畫買茶于奉鳳熙河以博馬事有端而王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馬中國所利也而虜所嗜唯茶今茶

乏無從上布是坐而失利詔趣水陸各運茶赴河西
市馬而茶馬之令始于此已卽蜀諸州設官開場歲
增茶課四十萬知彭州呂陶言解州有鹽池民間煎
者爲私鹽晉州有礬山民間煉者爲私礬固當今川
蜀民茶園本兩稅地地不殖五穀惟宜茶茶額稅視
租賦與解鹽晉礬異而抑爲禁地隨買隨賣取子錢
十之三損治體大不便不報及李稷陸師受相繼爲
提舉累增息至百萬侍御史劉摯言蜀產茶地不過
數十州茶司盡權而市之有茶一本而市額至數十

斤者又官所給錢名靡于牙儉各平市而實奪之園
戶或逃或死猶及隣伍欲代茶則有禁欲增置則加
課故蜀人以謂非地產茶實產禍也願選使者罷茶
法以蘇疲民疏上不省後蔡京說天子爲茶務權茶
大都如權鹽法而加以苛峻歲以百萬輸京師似天
子私奉培息滋厚取民愈酷上戶各抑配以十數引
引倍十數千民罷病極而國亡矣建炎初成都轉運
判官趙開言財利當出于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歸
三司諸道利源各歸漕計故官省而事治今所在茶

馬諸司宜並廢以還漕司則利害可參無掣肘窒碍之患因指陳茶馬五害其畧言黎州買馬歲額僅一千一百餘匹自置司權茶增歲額四千匹護馬兵踰千人猶不足用費衣糧爲一害嘉祐以銀絹博馬價有定則今吏旁緣爲姦以空券給夷人不時歸茶怨恨必生邊患萌起爲二害初置司權茶借本錢鹽運司凡五十二萬緡于常平二千萬緡自熙寧至今幾六十年舊所借未償一文而歲借乃準初數不已爲三害權茶初預俟茶戶木錢已乃收稅後于數外增

和買最後乃抑預俵錢充和買于是茶戶破產相繼而官買歲增不得不爲偽茶以相抵謾于是官茶日益濫惡而私販公行刑不能禁爲四害承平時蜀茶入奉者十八九猶患積壓難售今闕隴焚蕩而責之舊額加以茶官吏兵坐糜衣糧未免科配州縣爲五害請依嘉祐故事罷權茶買馬如故便如謂權茶未可遽罷亦宜歸之運司減額以蘇茶戶輕價以惠茶商庶私販衰而盜賊從可弭也詔擢開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使推行之于是開罷官買茶賣茶之法給

茶引聽茶商執引與茶戶相貿易場官獨發引秤茶封記驗放他一無所預而藉茶戶爲伍保定茶鋪姓名互覺發諸影帶若私販鬻者凡茶觔春爲錢七十夏五十官觔稅二錢若一錢五分茶官以馬到京實數及格爲推賞馬道死若至京死者黜降有差比四年冬茶引收息凡百七十餘萬緡得國馬萬匹蜀用以饒

國朝茶權

國朝四川置茶馬司一陝西置茶馬司四諸關津要害置批驗茶引所歲遣行人齎榜于行茶所在懸示以肅禁每三歲遣官選調邊軍齎金牌信符差發附近邊族以納馬而運茶于邊勞賞之歲有常數西番貢使許順帶茶而有禁限諸私茶之禁甚具洪武中命曹國公李景隆行西番與結約定令實始製金牌信符杜姦偽而附馬都尉歐陽倫使西域以肩禁卽賜死不貸法嚴令行如此蓋虜人嗜乳酪

氣底滯茶性通利能滌蕩勢所必資而邊境得虜馬
團操爲武衛所謂以采山之利而易克廐之良戎得
茶不能爲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爲我利計之得者也
况夷背中國則不得茶不得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
之賢于數萬師遠矣矧于時以國重臣定茶法彼其
納馬不日易茶而日差發如田有賦如身有庸示職
貢無可逃國酬以茶斤不日市馬而日勞賞謂因其
供貢資于之中國之體統既尊外夷之威稜自振則
又我 聖祖之睿謀英畧度越前代之萬萬也其天

下茶貢歲額止四千二十二斤而福建二千三百五十斤建寧所貢有採春先春次春紫笋及薦新等號則福建茶貢固甲于天下也每貢入必碾揉爲大小

龍團進

高皇帝以勞民力也命罷造照諸處獨

採芽以進復上供戶五百家已聞有司督徵嚴切復聽民自採進焉其通商之法商人請在所買茶已具數赴官輸錢千文給引引照茶百斤其畸零不及引者納錢六百文給由帖由帖照六十斤量地定程以賣而犯私販與鹽法同罪諸批驗截角退引以准鹽

法令以行。成化中批驗所不詳茶商姓名貫址聽
同名給引得傳相販賣故退引累催不繳爲影射茶
出山時不從公盤詰批驗所又不如法批驗而夾帶
者衆又法商人詣批驗所買引而所獨在應天常州
杭州三府于產茶地分遠者數千里近不下數百里
道苦遠多費而姓名貫址易爲欺于是用尚書王恕
言聽商于產茶府州納課已卽將姓名貫址買引照
茶年終該府州各將賣過引由造冊并收過紙鈔解
部仍具數閱領次年合用引出各批驗所遇茶商經

過照批驗將引截角放行有夾帶送在所官司問理
年終具驗過客商盤獲私茶具冊申合于上司繳部
而防私販之禁甚嚴時四川江安縣茶戶言本戶舊
有茶八萬餘株年深枯朽戶丁多死亡存者皆給役
于官欲培植無力積欠茶課至七千七百餘觔郡縣
責懲急乞減免并除雜役得專辦茶課上曰天產
茶爲蜀民利不獨爲公家奈何乎盡之旣責納課復
加他役何也悉免之乃命部諸物產虛耗課責宜
從寬永樂中始遣御史巡陝西茶馬正統末停

金牌信符而馬漸不至 成化中定差御史奉 敕
專理 正德中都御史楊一清始頌言 國初金牌
差發之爲功奏請復舊焉